

范曾散文三十三篇

河北教育出版社



范曾散文三十三篇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曾散文三十三篇 / 范曾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6

ISBN 7-5434-4275-2

I. 范… II. 范…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025 号

范曾散文三十三篇

著 者 范 曾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特约编辑 崔自默

责任编辑 张子康

装帧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郑子杰

制 作 北京颂雅凤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8 号楼 201)

制 版 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5.5

统一书号 ISBN 7-5434-4275-2/I·606

定 价 (平装) 25 元

目 录

xi	大美不言	丝路魂梦	137
13	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	干一杯，再干一杯！	141
23	警世钟	信天游	147
33	梵高的坟莹	和她共赴天涯	150
42	风从哪里来	往事堪怀	159
47	道法自然	童心可珍	162
56	书道赘语	骨相与议	167
59	画法琐言	紫气东来	172
63	画苑琼林	蒙庄轶载	180
72	李潘之辨	大乘起信	188
81	天经百劫云归淡	众生有情	195
89	众芳所在论少梅	诗雄千秋	205
93	与收藏家语	墨点无多泪点多	216
102	造化的杰作	不信今时无古贤	223
107	鸿鹄悲天	当其下手风雨快	229
117	海上奇葩		
122	彼美一人		
132	骈赋发微	跋	240

大美不言

一

美为何物？美在哪里？难道美在世俗彩绘的画栋雕梁？在季子之堂的“八佾之舞”？在那精制的陶器和仪仗的斧钺？在墓葬或陵寝的装饰？去吧去吧，这都不是。这些在庄子看来都是丑陋不堪的、恶俗的、不可容忍的。美，在庄子看来，存在于天籁、地籁和人籁。籁，在庄子书中已超越了一般的由孔穴发出的声音的涵义。“籁”是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氛围，是没有经过人工雕凿的、天然淳朴的存在。天地之间的万物随风所发出的声音，音调万殊，清风徐来的水上，飘风狂啸的陡壁峭崖，摇曳着的枝柯，横斜的林木，杂沓着的人生漫漫长途，都有那无待外物推动自己，而“咸其自取”（《庄子·齐物论》）的声音、气息和氛围。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这“咸其自取”的万物殊态、大自然的五音繁会，你却能感到、悟到。对天籁、地籁、人籁的感悟所必须的条件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自身的物化，一种与万物齐一、无隔无封的状态。这就是当颜成子看到南郭子綦这位真人的生命状态，他不仅形同槁木，而且心如死灰，他的生命已然回归大化，与万物同生，与草木同腐，一切的区别对他来讲都不复存在。他讲出了三字最高言谶：“吾丧我。”我已失去了自己、忘怀了自己、抛弃了自己，只有这时，南郭子綦一定听到了那宇宙间最美妙和谐的大的交响！



在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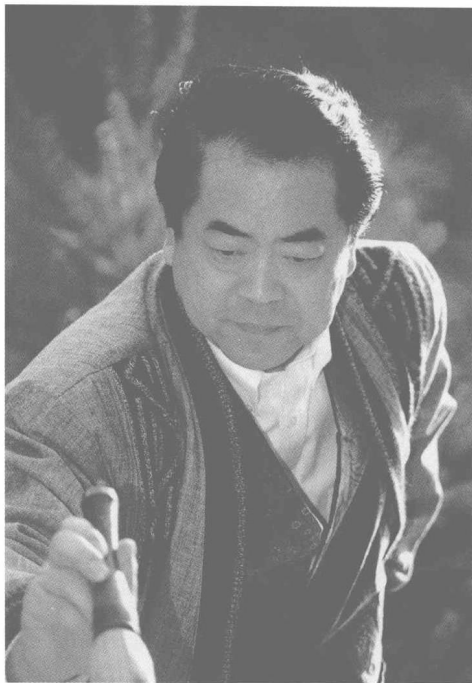
二

庄子绝对的弃绝人间的艺术，包括绘画、音乐以及艺术化了的所谓礼仪、巧妙化了的所谓雄辩。他以为这些足以炫人眼目、乱人耳听、闭塞真性、淆乱心灵的五色、五音、仁义、言说，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天籁”，失去了朴和真，因此宛如并生的脚趾和歧出的旁指，不过是身体上的赘疣和痛瘤，这些东西与人的天性相背拗，必除之而后快。离朱，你是什么画家？你所彩绘的青黄相间的华服何等的刺目；师旷，你是什么音乐家？你那烦乱而媚俗的音乐何等的刺耳；曾参与史鲮，你们虚伪的仁义，徒然在惑乱世道人心；杨朱和墨翟，你们废话连篇乃是欺世炫人、追逐浮名。“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这是庄子学术之大纲，至理正道，质言之就是一句话，不失天然的情性，不失生命的本根。

庄子的美学思想是彻底的真和朴，这和他本人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一切违背天然情性、生命本根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在庄子面前都遭到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而不是一枝一节的损伤。他说自唐尧虞舜之后，天下滔滔，莫不以仁义相激励，呼啸奔走，然而正是这时人性沦丧，“以仁义易其性”（《庄子·骈拇》）。三代以下，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在庄子看来，天然本真的生命价值重于一切身外之物，重于利、名、家、天下。利、名、家、天下不过是“千仞之雀”，惟有这不失本性的生命，才是“隋侯之珠”，是不值得以珠殉雀的。同样，在庄子看来，东周之世，艺术的成果不过是一些摧残事物本性的矫伪之作，那是鄙俗的、市侩的、乡愿的、阿谀献媚的、假仁假义的、充满恶浊之气的渣滓。艺术同样不可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那么庄子有他所认为的美的存在吗？有的，那是超越了官感视、听、香、味的存在，那是“吾所谓臧（完美）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规律）而已矣”，完美在于回归宇宙之大德，完美在于回归生命天然的情性与本根。“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精微的听觉，不在于你听到外在的什么金、石、丝、竹、黄钟、大吕，而在内省的美妙的体悟。“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骈拇》）。明彻的视觉，不在于你看到的什么青黄相间，五彩斑斓，而在内省的玄幻的寂照。

三

庄子把社会的、人生的、美学的思想融为一体，了无间隔。在庄子的哲学中，不似弗洛伊德之剖析“伊德”、“自我”和“超我”。庄子就是庄子，“庄子”、“自我”、“超我”是一体的，因为庄子就是自然的存在，而弗洛伊德不



笔所未到气已吞

是自然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只有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人，才用得上弗氏的学说。庄子做到了彻底的自然回归主义，一切西方现代的前卫主张者，裸露着胴体在森林荒野与草木鸟兽共处几天、男女杂游、不婚不聘一番，那不过是现代化生活逼出的乖张和逆反，与庄子之思南辕而北辙，不可同年而语。庄子之思有着哲理上的凛冽的寒光，有着为人品性上的质实的淳厚，有着艺术上去尽雕饰、洗尽铅华的大美奇奂。于是，庄子反对一切美的创造之后却创造了一个天地大美的理想。光凭着这个理想，我们就知道

庄子的美学思想不仅照耀了二千三百年，还将照耀着无穷极的后来者。

艺术家无论口头上如何狂肆如何孤傲如何鄙薄同道，然而静夜独坐、扪心自问的时候，些许的怯懦些许的自悲些许的无力渐渐袭来；由于生性缺少淳厚和质朴，因此没有真正的反省和忏悔，白日里继续着标榜和吹嘘。这种心态的循环往复，使这样的艺术家陷入苦恼的怪圈，他们作品也日趋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商人、评论家与他们相依为命，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噩梦，使他们的画价或其他艺术品价格更高昂，同时使他们在人性上更趋畸变，最后他们渐渐觉得自己果真是上帝死后新生的神灵。然而无所不在的良知也会偶而在他们心头浮现，不可一世的毕加索对自己是否有天才，常持疑虑。现实的虚荣，往往是天才的重负，甚或使天才消损而沦丧。

你们见到拈花微笑的佛祖和迦叶了吗？见到鼓盆而歌的庄生了吗？见到发

现了“一切美的相同性”的苏格拉底了吗？东、西方的睿智是可以为廿一世纪人类文化接出一个强壮的宁馨儿的。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太多的垃圾和丑陋，背离自然和谐乃是万恶之源。

四

啊，天地大美！

天衣无缝、天章云锦的大美，那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水上清风，那崇岭险巖、奇峡大壑、渺渺微波、浩浩江流，那寒光积雪、犬漠孤烟，那风萧马鸣、落日余晖，何处不是造化神奇的创造，茫茫天宇、恢恢地轮，何处不是无言的大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地的大美，四时的序列，万物的枯荣，那都是由于那“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的本根——道——自然的伟力所致，至人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大圣也不会妄自运作。人们在宇宙本根面前，只有虔敬才是本分。《庄子·秋水》中，在嘲讽庄子论敌公孙龙时说他无法察悉庄子的精思妙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虬驰河也”，以为他有限的视野和深度不过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说到底，在我看来，庄子本人否定一切人类智巧，人类的所有发现、发明和艺术的创造都不过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而已，比起宇宙的大美，实在太渺小了。

在庄子看来，天地是硕大无朋的大熔炉，而造化则是技艺高超的大匠人，它们陶熔浇铸了宇宙万物，万物的生息繁衍、生死枯荣都是这熔炉和大匠的驱遣，生死存亡浑浑然一体归入于大化的熔炉之中。不必强自己所不能，一切得失都是顺应，于是生之欢乐、死之悲哀都会在这大顺应、大过程之中消融，那就真正摆脱了人生的倒悬之苦。（《庄子·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

当我们艺术家在人生的体验上，没有一种彻底的大解脱，在倒悬之苦中挣扎，处于这种心态便无法与大自然在浑然中邂逅，无法去了解天地无言的大美，而又欲标新立异、炫人耳目，必然如庄子书中熔炉中跃然而起一块熔金说“我必须成为莫邪那样的良剑”一样，被视为不祥之金。一切艺术上的故意矫造，何尝不似这跃然而起的恶金？

天地大美是一种无是非、无差异的齐一淳和之美，天地万物的生息消长相嬗替，开始和终结宛若一环，不见其规律，这在庄子书中称为天钧，也称作天倪，就是自然而非人为的分际，乃是一种真正的大和之境。《庄子·寓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天钧者，天倪也”。)也许你不一定在争奇斗异，然而倘不能把握这天钧，不了解这不见规律的淳和之境，那么天地大美又何在呢？没有这种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融和，你做不到大解脱，也依然会沉沦在倒悬之苦中。

五

庄子哲学的观察体物，决不是明辨清晰、纤悉无遗的，庄子生就了一双混沌的醉眼对着滚滚的红尘、浩浩的宇宙。而过分的清楚，似有所得，实质却形神离散，接近死亡。把有形的东西看作无形，那么反倒气静神定。《庄子·庚桑楚》：“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一个醉汉坠车的故事，虽然他遍体鳞伤而不曾死亡，他的骨节与别人一样，而却生命独全的原因是他“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所以遇到伤害而无畏惧。我想醉汉自车而坠时尚昏昏然酣睡，如物坠地，一切顺乎自然，一种彻底的放松状态(“其神全也”)，倒比那些临危惊恐万状、手足无措的人容易逃过大劫。



因为心智在惊恐中所作判断，大体都逆乎自然。所以庄子通过关尹阐述进一步的道理，醉汉尚能“得全于酒”，那更况“得全于天”的人呢？如果能真正与天地精神相往还，那还忧愁怛悼、还患得患失、还畏生怖死吗？不会了，那时你就可以过乎昆仑、游乎太虚，在无何有之乡徜徉，你就能真正的去拥抱天地的大美，这是一种如婴孩般天真无邪、如醉汉般混沌痴迷、逍遥自由、和谐统一的心态高峰的体验。庄子还会在下面向我们展示这种奇妙的境界。

六

一切经过人为加工的、注入了人类“心智”的，一切为声、色、香、味和欲念所驱使，而自以为有所得者，在庄子看来，都大悖自然的本真情性，都是丑陋的。百年的大树，在大自然里掩抑扶苏，何等壮美，而偏偏“破为牺尊”，以青黄的彩色绘以花纹，而将断木残枝弃于沟壑。我们将这件雕饰花纹的牺尊和断木残枝相比较，固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然而在失却自然的本性上而言，它们却无二致。盗跖和曾参、史鲮，他们的行为和所尊奉的道德价值观不一样，然而在失去人的本性上而言，也是没有区别的。庄子以为丧失真性有五种情况：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音乱耳，使耳不聪；五臭薰鼻，壅塞嗅觉直达额顶；五味浊口，味觉败坏；取舍迷心，使性驰逐。这五种情况，乃是戕害生命之大恶，这些都是杨朱墨子所汲汲以求者而“自以为得”，这不是庄子所谓的得，苟得者反为所得而困扰，那可以说是得吗？而这种困扰和之于牢笼、虎豹关于圈栅、罪犯受到酷刑有什么区别？（《庄子·天地》）

世俗的凡人将上述生命之大恶如柴栅般充塞于胸，而得道的真人却非如此，他们探究穷极事物的真性，持守他们的本根，忽忘天地，弃置万物，他们精神世界不受外物的困扰，他们真正与大道至德相融合，摈弃仁义和礼乐，那时他们的内心便是一片恬淡，一片清明，静如止水，寂如太虚。（《庄子·天道》：“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

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七

庄子体道的论说，表面上的确与艺术不共戴天，然而他往往阐述和展示了艺术的本质。一个艺术家倘若不读庄子，而只知从后世文论画论中寻章摘句，那就不知源头所在。如果说庄子是辽阔的天宇，那何必以管窥天？如果说庄子是宁静的大地，那何必以锥测地？庄子用斫轮老手和梓庆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最透彻的真理，故事本身非常雄辩，不必凿凿以言。有一位斫轮老手嘲笑齐桓公所读的圣人之书，不过是糟粕，而自己的悟性来自对道——规律、法则的自然体认，“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甘指松缓，苦指涩滞，那是慢不得快亦不得，真是其中甘苦自知。“不徐不疾，得



在书房

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这是不可言说的对大道的深刻体验，这存于其间的“数”，就不是指一般的技巧分寸，而是宇宙的微妙尺度，这种体、道一如的境界，是不能喻于儿子，也不能传诸后世的。

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梓庆作鐻的故事，梓庆削木为鐻（刻木为夹钟），观者以为鬼斧神工。鲁侯讶之，问其技巧，梓庆说：“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通斋）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外在的混乱）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当一个艺术家，涤清胸中渣滓，洗尽世上铅华之后，忘怀得失，宠辱不惊，不只技术之巧拙置诸脑后，甚若忘却了自己的四肢形骸，那时才能真正做到眼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下笔无非天然之生机、大造之氤氲，放笔如在眼前，下笔即在腕底，——“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这种“如灯取影”的境界，在艺术上只有大手笔可得其仿佛。梓庆作鐻的过程，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凝神养气，最重要的是他的“以天合天”的情状，亦如《达生》篇中所谓“以鸟养养鸟”一样，一切成功的、出神入化的创造都得谙合自然的规律，手段与法则合而为一，否则，最好是搁笔。唐张璪曾记载毕庶子宏见到张璪作画，“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即张璪作画有些不择手段，只要达到感悟，即使秃笔或用手指掌心作画都在所不计。毕宏问张璪受业于谁，张璪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造化”和“心源”是二而一的，是了无间隔的，这“心源”来自天，这“造化”便是天，这正是庄子“以天合天”的精义所在。唐符载曾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张璪画松的情状：“公天纵之姿，歛有所诸，暴请霜素，愿拗奇纵。主人奋裾，呜呼相和。是时座客声闻，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视而观之。员外（指张璪）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雷电激空，惊飙戾天。摧挫斡掣，拗霍瞥列，毫飞墨喷，捽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

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枝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若忖短长于隘度，算妍媸于陋目，凝觚舐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宁置于齿牙间哉！”这里张操作画首先不为物役（“不在耳目”），而重在神髓，发自心源（“物在灵府”）。同时他放弃了平庸的机巧，回归到大自然的空灵玄渺之境，这时他才能真正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他才能窥见万物之真情性。能“以天合天”者，便是大手笔、真艺师。除此而外，心存狐疑，下笔滞碍，胸罗渣滓、审时度势、计算精到的獐头鼠目之辈，无不是艺术之大敌，他们的作品也必是人类文明之赘疣痼疽。庄子是“伪”的死敌，是“真”的赤子，是矫情伪态之敌，是自然大造之子。

八

在庄子眼中，竭尽五色之变化不为美，穷尽五音之玄妙不为美，这一切都是人们的“小识”、“小行”，而“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是不足为训的。庄子所容忍的只有一种艺术家，那便是一种处于情态自由的、彻底忘怀得失的、般礴睥睨的、无今无古的、无功利观念的艺术家。艺术之于这类人完全是他们体道一如的象征，而不是搏取名利爵位的手段。他们的追求不是如屈原所讽刺的“忽驰骛以追逐”的鄙俗心态，而是无所依恃、无所企求，或换言之，他们追求的正是彻底的无所追求，那是一种醉汉式的自我陶醉。陶渊明笔下那“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常著文章自愉，颇示己志”的五柳先生，便是这样的艺术家。

《庄子·田子方》记载了一则故事：“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僊僊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赢。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秋声赋》

这位画者“僊僊然”的状貌，是何等的清闲散淡，而那“解衣般礴，赢”的神气和那醉者神全的状态何其相似。裸露着胴体，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扫尽一切人间的伪态，包括服饰、礼仪(受揖不立)，他在释放自由灵魂的同时，

释放了受礼教束缚的形骸。这时，艺术家才能与天地精神相往还，艺术的本质是与宇宙同体，回归那宁寂而和谐的太始，忘却机变和智巧，这是中国的书画艺术一向以朴和拙为最高境界的根本的哲学依据。

石涛《画语录·远尘章》中讲：“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我则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在石涛看来，画，不是劳心苦志的产物，“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是一种无求无待的状态，这是“以天合天”、“以鸟养养鸟”的体道合一宇宙观在绘画理论上的妙说。

石涛所激赏的是新安吴子一类的艺术家：“每兴到时，举酒数过，脱巾散发，狂叫数声，发十斗墨，纸必待尽。”这使我想起怀素的自序：“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狂叫”、“绝叫”的情态，足令世俗之人惊骇。在这凌厉而放纵的呼喊声中，它驱走的是束缚人类自身的种种枷锁，诸如宠辱毁誉、名缰利索、法则标准、礼仪尊鄙等等。这呼喊无异于回归自然的忘情歌啸，无异于对世俗尘嚣决裂的宣言；这三五声的绝叫驱散了困扰人生的尘雾，砸碎了使人类心灵就范的条框，使沉寂的艺坛风云震荡，使自诩于一得之见的艺林群氓自惭形秽。艺术不是乡愿俗客的乐土，不是趋附风雅的林园，那是真正的自然之子——醉客狂士的天堂。这些人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是：“逍遥”、“苟简”、“不贷”。他们纯任情性，逍遥于太虚之境；他们不尚浮华，生活于简朴之中；他们不施予他人，也不使自己受损；他们是纯粹的、个性的、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茧囚的生命；他们的行迹庄子称为是“采真之游”，他们下望人寰，那些受大自然刑戮的人群，为名、禄和权力所困扰的人“操之则慄，舍之则悲”，永远在胆战心惊和悲哀惶惑中挣扎，那是人类万劫不复的丑陋的泥淖。

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

风的肆虐，成为世纪之末全球的景观。当圣诞节前欧洲人正为新千年来临祈祷的时候，一阵百年未见的飓风，拔起了成千株凡尔塞宫前的参天大树，吹塌了巴黎圣母院的峭拔而巍峨的塔尖。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这次飓风中心所宣泄的近乎狂暴的能量，可以点亮整个欧洲城乡的灯火。人们束手无策，在狂风之后，法国人春天般的笑脸变成了肃杀的隆冬。这是一个灰黯懊丧的圣诞节，人们在火炉前发出无奈的叹息。然而，这次风暴没有挟带沙尘，因为那是大西洋在抖动。风，决不厚此薄彼。春天来临，渐觉和暖、岸柳抽丝吐绿的时节，中国西北的、夹持着雪山寒流的高压气流倾泻着、呼啸着，席卷着一路的沙尘，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势铺天盖地而东，使日星隐曜，山川震栗。它跨越黄河，直抵北京；它威临长江，弥漫金陵。它一而再之，再而三之，前后十二次沙尘暴，从而创历史的最高纪录。

我们赖以生存繁息的地球，亘古以还展开着一场绿色和黄色的殊死决战。哪儿有绿色，哪儿必然水源充足，碧波荡漾，那是生命滋衍的乐园；哪儿有黄色，哪儿一定海枯石烂，江湖涸竭，那是生命调亡的墓地。当我们伫立罗布泊旧址，时时听到因风化而发出的地崩石裂的阵阵哀鸣，这儿已没有了水的因子，同时也就绝无生命的元素。在罗布泊，西北望两千年前的楼兰古城，在杳无际涯的荒沙中，只有昔日的断墙残垣和方基圆身的、坍塌的佛寺在夕照中顾影自怜。那英武的汉人都护、那强悍的鄯善国使者、那城楼呜咽的画角、那远方悠悠的羌笛都早已沉埋于历史的尘沙。然而，那时这儿曾